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二十八回 崔寇惡報遭磨滅 忠孝投師入法門

話說魏王將頒詔滅僧，寇謙之上前諫曰：「臣蒙主公信重，感崔官長薦引，敢不奉詔！但西方實有聖僧，即臣教實有道祖。重此輕彼，恐非立教之意。」崔皓在旁說道：「寇師差矣！仗吾正，應合祛邪。不當互操兩可。」寇謙之向崔皓私說：「司徒不可偏執太甚，安實實所以固道。」崔皓只是勸王莫聽。只見階下跪著一人涕泣。魏王問是何人，左右奏說是太子晃見王。王問：「有何事奏？」晃曰：「臣聞西方聖人果是慈悲，救度眾生，宣揚正教，供奉猶恐未盡一誠之感，況可滅乎？我王不可聽信崔皓，有傷釋教。」魏主只是不聽。太子見諫不從，乃退與近臣計議，將詔書緩宣遲發，使遠近寺院僧人預先知道，躲避為計。沙門因此多獲救免，收藏經像，只是塔廟在魏地者殘毀殆盡。後人有詩說道：佛法原無厄，惟僧自召災。

不因藏婦窟，怎惹禍根來？

清溪道人歎盛衰八句，說神元聘晉，僧寺太盛，乃有此衰。說道：

世事有盛衰，陰陽成反覆。

倏爾春冬寒，忽然夏秋酷。

憂樂自何常，有餘生不足。

惟有這光明，正大長生福。

卻說太子晃諫王莫聽奸臣崔皓之言，傷滅釋教。這惹惱了崔皓，他乘著太子緩宣遲發，向魏主說道：「太子違詔，私與沙門交結。」魏主大怒，把太子幽禁起來，將欲賜死。太子果師事一僧人法名玄高，這僧卻也非凡，能知過去未來善行妙法。太子事急，求救玄高。玄高曰：「王信崔皓之讒，禍及太子，皆因沙門被酒色，起釁非小。吾有懺法，能解救其難。」太子道：「懺法如何解難？」玄高曰：「吾懺法名光明法，能使王回心轉意，自是讒言不入，其罪得免。」乃咒水獻花，禮佛作懺，果然魏主夜至三更，夢其先祖責魏主曰：「太子仁孝，汝何聽信讒言，疑害太子？若太子有差，吾當禍汝。」魏王驚醒，隨喚群臣，說夢中先祖之言。群臣皆稱太子無過。魏王乃釋放太子，待之更厚。太子得免於罪，乃謝玄高。玄高曰：「太子罪解，只恐奸佞讒及吾僧，吾其不免！」果然，崔皓在府中與寇謙之講論道法，崔皓問謙之說道：「師真，你的道法，吾見其外，未見其內。」謙之道：「信如官長之言，科儀經皆外也，修性立命卻是在內真功。」崔皓道：「這真功如何修立？」謙之道：「此功非靜養深山僻谷、煉精化氣成神，如何能得？若是司徒，營營祿位，便見了也無用。」

二人正講論之間，家僕忽來報太子免罪，崔皓聽得驚問道：「他緩宣遲發，是我奏王，怒他違詔幽禁著他，為何赦免？」家僕道：「聞說太子師事一個僧人，這僧道法甚高，能使王夜夢警戒，故此太子得免於罪。」崔皓聽得，隨差左右打聽太子與哪個和尚謀免。左右探聽的確，把玄高禮懺情由，魏王做夢事實，一一報與崔皓。崔皓大怒，隨白知魏主曰：「前違詔書，私與和尚交結，暗行妖術，致令先祖托夢恐嚇我王。若不早除，恐為大害。」王聽崔皓之言，乃命執法官收玄高。玄高早已知覺，恰遇著太子到來，乃叫一聲：「殿下，吾數當不寂，只是吾徒弟玄暢居於雲中，離此六百餘里，半晌如何得到？」正說間，執法官奉王命將玄高拿去。玄高到了法台，卻跏趺而坐，那些刑具毫不沾身，閉目示寂。忽然一個和尚走至面前，泣曰：「和尚神力，當為我起。」忽然，玄高開眸，說道：「大法應化，隨緣盛衰，盛衰在跡，理恒互然。但惜汝等行如我耳，或恐過之矣。惟玄暢戶，渡，汝等死後，法當更興，善自修心，毋令中悔。」言訖即化。眾徒弟哀泣號呼曰：「聖僧去世，我等何用生為？」只見玄高現形雲中，說道：「吾不忘一切，寧獨棄汝？」眾徒曰：「和尚當生何所？」玄高曰：「我往惡處救護眾生。」言旋不見。崔皓既讒害了玄高，乃勸王盡除釋氏經像。王聽其言，可憐沙門大遭屠戮。

卻說元通老和尚神遊八極，見沙門在遠近寺院持齋修行的，被茹葷破戒的連累，都是那陶情等一班勾引壞教。他已知盛時如彼，衰時乃此，雖然都是不守戒的做出，卻難道不動慈悲！雲間見這戮僧光景，乃顯神通，附靈於一個沙門，法號元會，名曇，振錫到魏宮門。魏主見了，即傳武士斬之。武士奉令，刀斲不入。王乃自抽佩劍去斲，毫不能傷，劍微有痕如線。隨令武士收捕，投入虎檻中，虎皆怖伏，不敢瞬目。左右請以謙之試之。王准奏，隨召寇謙之入虎檻，虎即咆哮起來。魏主始大驚，延元會上殿，再拜謝過，送元會於近城寺中。元通老和尚陽神仍返清虛極樂，不提。

卻說崔皓專恃威權，魏主太武以皓為監秘書郎官。一日，其僚屬姓閔名湛，勸皓刊刻所撰國史於石，以彰直筆。皓從之，乃令工人刊石，立於郊壇，書魏先世事跡詳實。往來見者咸以為言，國人無干忿恨，相與讒皓於魏主太武，以為暴揚國惡。太武大怒，使執法按皓罪狀，崔皓惶惑不能對。乃執皓檻車，置於城南道廁，使衛士路人行溺其面，呼聲嗷嗷，徹於道路。皓乃歎曰：「此吾投經溺像之報也。」盡法以處，仍坐收僚屬百殺人，寇謙之並坐。其黨正要弄幻法逃生，忽然雲端裡見玄隱道真帶著道童本智多人，道：「吾奉正乙驅除嚴惡。」謙之求饒，說道：「小道也曾受圖篆、崇正教。」玄隱道：「正為你假正人邪，壞吾道教。」道真說畢不見。謙之遂罹於崔黨之害。後人有說報應善惡、禍福不差五言八句：

崔皓興讒日，沙門被害時。

善有福善應，惡有惡神知。

經像何冤溺，科儀空受持。

寇崔遭業報，糜潰不收屍。

話說達摩老祖在清寧觀，一心只要普度有情，演化本國。一日，卻與弟子道副說道：「我本天竺南印度王子，出家修繼多羅大法，今吾師已滅度六十餘年，聞知震旦國眾生，若被邪魔擾正，以及東土諸有情破戒毀教，吾欲自西而東，隨緣度化，須是擇吉日良時，辭別姪王，然後啟行。」道副唯唯奉教。忽然見一人自外而入，見了老祖，哀哀泣跪於地。老祖憫其情景，乃問道：「善男子何為哀泣，卑禮師前？」這人說道：「小子幼失怙恃，長又無能撐達，欲報父母深恩，無由可報。千思萬想，惟有投拜佛門，做一個和尚，報答生身養育。」老祖聽了，說道：「一子出家，九祖超脫，固是善功。只是你父母望你生生繼後，一入佛門，便守戒行，恐於繼續有礙，反稱不孝之大。」這人說道：「小子家有弟兄，或可為繼，望祖師憐情收錄。」老祖聽他言辭正大，來意真誠，便欲收做弟子，但不知他意向可專不變，乃令道副以法試其心志。

道副領了老祖法旨，隨向這人說道：「出家不難守戒難，你既要投托佛門，須先在廚房供行者之役。」這人聽了，隨走入廚房，劈柴運水，便問道：「師兄，你說出家不難守戒難。我想出家，是我一心要報父娘恩。發了這願，就離了家園，到此觀中，做個行者。挑水也不難，劈柴也不難，便是敲梆念佛也不難。卻不知守戒難，守的何戒？怎便叫難？」道副說道：「出家人既入佛門，便要遵守禪規，堅持戒行，不飲酒，不茹葷，不淫欲，不偷盜，不妄念，不貪嗔。雖說五戒八戒，卻也種種甚多。你若能持守，不犯這戒，便是真心出家。若是不能持守，一犯了這戒，比那在家罪孽更大。人心變幻，見了這種種淫欲易亂，所以說守戒難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只是把報父娘恩的心腸，時時警省，說為何出家，為何又犯戒。師兄，你說這個可難？」道副道：「是，這卻不難。比如劈柴挑水，還要費力。這持守戒行，只在這心一主定不亂，不費工夫，不勞力氣，何難之有！」行者道：「師兄，我從今以後，只是存著這個心罷。」當時道副把行者這話向老祖說明。老祖道：「萬法千緣總在這一點。彼既說言相合，可喚他來，收為弟子。」道副乃喚行者至老祖前，老祖道：「汝為父母出家，只這一念與那為生死出家的，公私略異。但由此入彼，進步更順。今起汝法名尼總持，披剃隨時，汝既知戒，當無變亂。」總持拜受，退與道副靜室悟坐禪之理，習入定之功。後有贊總持出家念正五言四句說道：

出家為生死，誰為報親恩？  
知得身從出，總持一念真。

話說尼總持拜受老祖教戒，擇個吉日，披剃為僧。清寧觀僧眾及地方善男子善女人，得聞喜捨，都來慶賀。觀僧諸眾遂建道場佛會。只見善男子中一人，向道副問道：「尼總持師父為父娘恩出家，我小子也有一種恩未報，不知老祖可收留做個徒弟？」道副答道：「善男子有何恩未報？」善男子道：「我家自祖到今，歷過十餘世，都在這村宗族同居，耕種的國王田地，代代不絕衣食、供納錢糧。若遇著荒旱，便赦了免征。算計到今，田產日增，人口益眾。只說我父母弟兄，享莊家豐年富足之樂，卻也不知是哪個賜汝。往日有幾個賊盜來村攪擾，一村性命幾乎傷害。感得官長髮倉給廩，招集兵馬驅除，一時把些賊盜平服，我村得以安堵，大家小捨得保守了田園性命。這都是國王的深恩。我想受了這恩，要盡個忠心報國，我卻又無官職，不如削髮為僧，做一個報君恩的和尚。師祖若是肯收留，我小子情願入佛門為弟子。」道副聽了，說道：「你可謂不忘根本，真乃善良，待我轉達祖師，與你說個方便。」乃向祖師把這善男子的話稟知祖師。祖師笑道：「遵守王法，勤耕田地，莫拖官府錢糧，孝順見在父母，便是報答國恩。何必削髮為僧乃為報答？」祖師正才與道副講說，只見這男子雙膝跪於老祖之前，說道：「祖師所言至教，只是弟子心堅於此，望乞收留。」祖師笑道：「也罷，汝心既堅，汝願頗正，由此正願入門，堅心向道，彼岸何難登到！」乃喚道副：「乘此道場功果，與總持一同披剃，起法名道育。」當日眾心無不歡悅。後有贊道育出家心堅五言四句說道：

佛法無難入，端在一心堅。

師言皆至教，帝德實無邊。

按下祖師收得二徒弟子在觀，欲要辭王演化別國不提。且說西竺勝地，原是佛祖成道國度聖境。一日，佛在祇園聚集菩薩聖眾，演說無上甚深微妙法寶，天花繽紛，異香繚繞，旁列著十八位阿羅尊者，得以聽聞。偶然世尊發一句慈悲功德，說道：「吾於未來世已知竊名逃俗、七情染惹、六欲交攻、因邪害正、作諸惡業之眾，誰能解救，度脫這苦等等？」只見十八位尊者齊發弘深正願，合掌長跪，向世尊作禮說道：「諸弟子於慧光中已知魏法滅僧，非魏之過，乃奸皓之讒，實逃俗竊名、有傷釋教的和尚自作孽耳。今有達摩演化，收錄忠孝入門這一種正大光明，正好乘他有東度之願，與他解救可也。」世尊道：「他一人素聞緘默，欲伸無言之教，怎肯盡紛紜辨析之勞？」尊者齊道：「彼有三大弟子，皆明正道，頗通妙法，縱有紛紜析辨、水火文部之難，善自降伏。」世尊道：「雖然這三大弟子有能，只恐他法力尚微，道心未固，汝等當為一試，用助其普行東度之功。」當下眾尊者拜謝世尊，願遵法旨，各於鷲嶺顯靈，乘雲駕霧，到得下方，互相計議說道：「世尊以慈悲方便，念諸有情，自取罪業，令我等協力助成高僧演化之功。但崔寇已滅，釋教復興，其興吾等自知有神僧力，只是三僧演化東度之願當令助成。但恐他隨行，道心法力尚淺，未入精微，道路迂遠，邪魔頗多，萬一被迷，演化功阻，而東度之願何能成就？我等當隨方以試，三弟子果具神通力，能降眾邪魔，便助他演化前行。」眾尊者各發無上聖心，齊聲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」當時眾尊者，隨問第一位尊者以何法試。卻如何答，下回自曉。